

翠台客聚
潘國森

■責任編輯：葉衛青


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高明老千騙你一世

「老千」是粵方言詞，即「騙子」的別稱。有些老千精通騙術卻無力善後，讓受害人終生痛恨，凡聽到老千的名號、見到老千的身影，必定用上最惡毒的語言咒罵其祖宗十八代。最高明的老千則高枕無憂，他騙光了你全副身家，甚至有時連你最愛的人也給騙走了，你還要對他一輩子感恩戴德！這才是老千界中的翹楚。古龍小說《多情劍客無情劍》的龍嘯雲就差了一點點，他曾經騙走了主角「李飛刀」李尋歡的愛人林詩音和李家全部家業。只是最後真相大白，李林兩人都知道龍某是個大騙子。龍嘯雲這個角色，只算是一百分之中考得90幾分，未夠完美。

美國總統林肯(Lincoln, 1809年-1865年)長期被吹捧成為該國，甚至全世界最偉大的政治領袖之一，有「解放黑奴」的勳業。實情是他在任期間發表過《解放奴隸宣言》(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)，給南方脫離聯邦各州的黑奴獲得自由人的身份，北方各州仍可蓄奴。美國針對黑人的「種族隔離」(Racial Segregation)政策，要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才算全部廢除。到了今天，美國社會仍有歧視「非裔美國人」(對美國黑人的政治正確式稱呼)的潛規則。只見執法人員過用武力錯殺黑人，幾何有錯殺白人？

至於《排華法案》(Chinese Exclusion Act)則在1882年立法，超過一甲子後的1943年才廢除，當中個別條款仍擾攘了一代人，到上世紀六十年

百樣玲瓏——港故宮館珠寶展

珠寶首飾對於女性有着多重意義，象徵着財富、社會地位、影響力、藝術品味、地域關聯、感情表達及寄託、歷史和民生反映，甚至蘊含着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……

腦際不期然響起歌曲《紫釵恨》裏那句「紫玉釵寄情懷」，中國的文學和戲曲中就常有小姐給公子送上頭上珠釵作為定情信物，發展出哀怨纏綿的動人故事。現在的中國社會寶釵已隨歷史消逝了，小姐們的時髦髮夾充不了定情之物！

在西方向來只有王族人員才有資格佩戴的后冠，早已飛入尋常百姓家，在各選美會，能飛上枝頭的，就能戴上閃閃生輝的后冠；能付得起金錢的，私人也隨時可以訂購冠冕作頭飾，香港的名流界也流行一時。

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緊身胸衣是當時時尚女性的服裝，用以塑造出吸引的沙漏形身材。緊身胸衣引申出大型胸針，以裝飾胸前部位。隨着西方女性追求自由解放，束身胸衣沒落，大型胸針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小胸針。

珠寶也發揮着愛國情懷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卡地亞創意總監



◆正在香港故宮館展覽的「百樣玲瓏——卡地亞與女性」藏品都有着美麗故事。作者供圖

當他們盤串時，他們盤些什麼？

無意中看到一則新聞，非常驚訝。說原本被公認為「油膩中年男」標記愛好之一的「盤手串」，最近卻正風靡內地小學生族群，且一夜之間席捲了大江南北多個城市的學校。有明星在微博上晒出孩子盤手串的照片，收穫一眾評論：「家有同款」。

而更讓人驚訝的是，即便多個被訪學生、老師及專家都明確說了：盤手串是因為要「解壓」，但大人們——包括家長、校方和媒體輿論卻似乎一聽「解壓」反倒鬆了一口氣：解解壓嘛，正常，不耽誤學習就行。

不正常。

當一名兒童面對記者說：「不管手裏盤的是什麼，都是覺得那個時候壓力有點大，不能叫，又不能跑，就只能用這種小動作來緩解。」這怎麼會正常？盤串解壓的孩子不是一人，而是幾乎「人手一串」，這怎麼會正常？不是偶爾盤一下，而是幾乎無時無刻都在盤串「治癒」，這又怎麼會正常？聽到和看到這些的人，如果都覺得正常，那是不是這個社會不正常？

與小學生熱衷盤串解壓同時發生的，還有另一單更著名的新聞——4個年輕人相約一起從張家界跳了下去，4條年輕的生命就這麼殞落了。更讓人震驚的是，4個人素昧平生，生活軌跡從未有任何交集，換句話說，他們都有獨立的生活圈子，至少認識四撥完全不同的旁人。也即是，只要這四撥社會關係裏能有一個人發

現異樣的徵兆，便有可能挽救4條人命，但沒有。即便是多達4個人要赴死，也沒有半個旁人及時感受到他們的壓力，留意到他們的情緒，更沒人伸手拉他們一下——大概這4圈周圍的人，一直都覺得「正常」吧。

環球時報健康客戶端去年曾發表過一篇報道，當中引用了一組數據稱：「《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鑑》數據顯示，在所有非疾病死因中，自殺已成為10~25歲人群的第三大死因。《中國兒童自殺報告》顯示，中國兒童自殺率居世界第一，每年約有10萬青少年死於自殺，每10分鐘就有2個孩子死於自殺，8個自殺未遂。」而《中國青年報》上個月也曾報道說，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2022年對全國24,758名中小學生調查發現，焦慮、抑鬱檢出率分別達31.3%和17.9%。而該中心2021年發布的《中國青年發展報告》顯示，中國17歲以下的青少年兒童中，有3,000萬人受到各種情緒、心理行為問題的困擾。

小學生熱衷盤手串，不正常。它絕不是「解解壓」那麼簡單，更不是「不耽誤學習就行」的事情，它背後指向的問題遠比分數緊要太多。那一顆顆被孩子們盤得劈啪作響的珠子，其實是他們發出的「SOS」的呼救。

家長、校方及社會都一定要學會聽懂這種語言，讀懂這種信號，看穿這些孩子，然後及時、科學地干預。

當他們盤串時，他們盤些什麼？麻木的人們，長點心吧。

人生漫闌處
童童

食魚記

吃魚這件事，跟年齡也是有關係的。兒時，喜歡吃整條的魚。從記事開始，每個星期至少有3日有魚入餐的。

母親做的紅燒魚外焦裏嫩，湯汁的香氣引得鄰居誇讚，時常上門「取經」，討教做紅燒魚的秘訣。我也極其好奇，便盯着母親買魚和做魚的過程。久了，也便看出些門道：買魚時，不能選太大的，往往1斤左右，「太大了，口感差，咱家的鍋也只能放這麼大的魚，入味也快些」；整理好魚後，不急着下鍋，要有點耐心去調配料，醬油、蠔油、料酒、香油，再加上鹽和雞精，母親的手就像是天然的秤，一捏、一抓、一舀，就八九不離十了；再之後就要看刀工了，母親會在魚身兩面各刮上幾刀，漂亮的十字花紋交錯着，煞是好看，「料酒的味道可以從這些紋路中入進去，既除腥，又提鮮」。

母親說這些時，手裏面並沒有閒着，她已經打開火將油燒至七成熟，將魚炸一炸，就撈了出來。我問母親，為何不直接將湯汁和水倒進油鍋裏。母親告訴我，那樣做出來的紅燒魚，會有土腥氣。母親用炸過魚的那鍋油，趁熱將薑、蔥、蒜放進去，編出香味後，才加入湯和水，然後才將魚重新放進去。「想要好吃，就不能怕麻煩。大事不能怕

麻煩，細節也不能怕麻煩。」母親的這句總結，我一直記到今天。

後來，年齡稍長便偶爾隨父親去吃酒席。在婚宴上見得最多的是松鼠鰻魚。這大概是因為父親祖籍在江蘇，親朋故舊的子女結婚，會按習俗用這道江蘇經典名菜做壓軸。我第一次見到時，童言無忌：「這是魚還是花？好漂亮的金黃色呀。」眾人哄笑。因為那金黃色是鹹蛋黃蓋澆的一層，增加酥脆的口感，又能使得整盤菜的造型看起來更豐滿。後來大學時讀到清代的《調鼎集》，才知道「松鼠鰻魚」自清代就是名菜，專門被皇帝欽定於書目之中：「取季魚，肚皮去骨，拖蛋黃，炸黃，作松鼠式，油醬油燒。」不過，我不喜歡酸甜口味的魚肉，吃得並不多。

工作之後，學校的同僚們聚餐，往往分成兩類：一類是吃辣的，一類是不吃辣的。我遊走於兩類之間，便飽嘗各式各樣的清蒸魚、豆豉魚，以及剁椒魚頭、水煮魚。身價極高的「四大魚王」——老鼠斑、蘇眉、海紅斑、青衣，以及在大酒店裏時常彰顯檔次的東星斑我也都嘗過，但那味道總覺得不夠盡興，似少了些什麼。人這一輩子，到底還是兒時吃慣的口味，記憶雋永，那味道裏面，有母親的叮嚀、教誨與愛，受用終生。

中由美子的中國情

4月，總會想起那些已逝世的，教我無限懷念的朋友。檢視舊書中，見到中由美子送我的數十珍藏繪本卡，那些都是日本出版社為不同繪本作品印製的紀念繪本卡。

3多年前當新冠疫情剛來襲時，病榻上的她仍關懷香港情況並寄來口罩及這些繪本卡，覺得我可以多參考日本的繪本；並安慰我她的病情已受控。她還為潘金英和我的繪本《神奇的毛衣》翻譯了日文版，推薦給日本的出版社，約好我們疫情緩和後在日本見面……

想不到一等3年了，今春才見疫情漸散，但櫻花還未開時，她卻離世了，令人黯然神傷。此刻，我因講學重臨澳門，並下榻在她和我曾在澳門舉行國際兒童讀物聯盟(IBBY)世界大會時的酒店……

回想起當時她親切的笑容，穿梭於國際友人間認真擔任翻譯的模樣，那年我們從澳門到香港，她特別想我帶她去油麻地看看，因為她翻譯了曹文軒的《草房子》，書中有「油麻地小學」之名呢！

中由美子的普通話很流利，而且譯筆優美，已出版了多本譯作，她翻譯了名家陳丹燕、曹文軒及台灣李潼的作品；陳丹燕說她自己最信賴的翻譯家。在千禧年前後十數年間，我於多次兒童文學及中日美術交流會議上，總見到她溫婉的身影，如她所說，像歌舞伎中的「黑衣」般存在，躲在作家身後發揮翻譯的力量。因此她與許多中國作家交往甚深，更幫助過不少前往日本交流的中國人，孫建江稱譽她是「中日民間友好使者」。她希望藉閱讀，日本小孩對中國，及對中國小孩有所了解。她說自己學習中文後，反省自己對中日複雜關係不關心的態度，她出生於日本長崎，感到戰爭發生的原因很多，雖不是僅憑民間相互理解便能消弭戰爭，但她堅信中日民間必須互相理解，方可友好共處。她唯願各國有心人能相互翻譯、賞讀彼此的優秀作品，為我們的兒童留下珍貴寶庫。她身體力行做好翻譯，期待中日友好相處；病中仍支持及翻譯我和潘金英的「動物之光」系列故事，真難能可貴，令人感動！

我捨不得她啊，文友說她的骨灰已撒入長崎附近的大海了。長崎曾受戰爭蹂躪，像她這樣一位一直為中日和平友好貢獻的好朋友，盼能安慰地長眠於長崎大海吧！



◆中由美子珍藏的繪本卡。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張維菊

種樹記

看到二哥帶回家的那棵小桃樹苗時，我跟吃了花蜜欄子一樣，開心得要命。要知道，常去薅草的小夥伴，每當有誰無意中發現地裏的一株小杏樹苗，或者桃樹苗時，都跟撿了寶似的，大呼小叫。幾顆小腦袋湊在一起，幾雙眼睛晶亮亮的，齊齊望向那嫩葉青枝。彷彿，小小苗株，迎風便長，嘩啦啦就結滿了杏子、桃子。

又彷彿，一片杏林，一個蟠桃園，活潑潑的，就在眼前了。母親卻鐵青了臉。

那不是拾，是偷！小小的孩兒家，不學好！劈頭蓋臉的一頓責罵，自是免不了的。至於挨罵挨打，恐怕二哥自己也記不清了。儘管主人家再三表示，不就一棵小樹苗？值當賠？山羊羔子皮學生哩。母親仍是不依不饒。我唯一記得的是，由於驚慌，二哥跑丟了身上披着的小棉襖——拾，哦，不，偷桃樹苗的時候。母親發恨，再不給二哥套棉襖，要凍上他一冬，好讓他長長記性，還敢亂拿人東西不？那棵無辜的小樹苗，在我和姐姐們的央求下，被留了下來，就栽在水井邊，青石台旁。它枝青葉茂，年年結滿樹果子，小而脆、甜。

轉眼就到了夏天。白胖的小青蟲蕩着游絲從老槐樹上垂下來，眼尖的母雞，一躍而起，啄進嘴裏，也並不嚥下，只咕咕咕咕喚牠的雞寶寶們。三奶奶佝偻着腰熬綠豆麥仁飯的身影，繼榮繼花姐妹倆收工回家，舀水洗臉的一舉一動，都在眼底。家學嬌子嘲哳清晰責罵孩子的聲腔，隔了一條南北胡同、好幾道牆頭傳過來。我和王秀梅，猴兒一般，佔樹為王。幾枝粗壯的三叉股，將我們穩穩地托在老槐樹的懷抱裏。我們坐在樹杈間，把田字格抵在另一股向上的樹幹上，寫會子字，霍閃霍閃要一會兒，寫會子字兒，霍閃霍閃要一會兒。

小樹苗長成了大樹。衛青在一報社做了記者。王秀梅在特教學校。一位失聯多年的老同學，忽然在微信裏問起梅子的情況。還記得梅超風不？他說。

此梅非彼梅。當被班上的皮小子欺負時，梅子揚手便是一撓。皮小子被挖破了手背上一塊皮，「梅超風」的名號由此而起。小學同學裏，數梅子的歌唱得最好。

「在那遙遠的地方，有位好姑娘。」王洛賓的這首歌，我們就是跟梅子學會的。梅子姓劉，無父無母，唯一的妹妹被東北的姨家領養，只剩下梅子跟爺爺相依為命。

嚴厲的王秀珍老師，像對一棵賴賴巴巴的小樹苗一樣，對梅子格外照顧。她從家裏

兒。嚇壞了的奶奶，在樹下打轉轉，哄，求，喊，我們拚命捂着嘴偷笑，決不肯乖乖下來。奶奶動了真氣，在樹腰上綁了葛針。綁了葛針也不怕，我們脖子裏斜挎着書包，抱着樹幹往下退，在葛針上方停住，回頭一照量，撲通撲通跳下地來。後來也去衛青家寫字，不再爬天撈地，當真是老實、認真去寫了。

二哥在縣城的房子成了空宅。一棵無花果，守着小院子，兀自發芽、展葉，開花——開我們看不見的花。等到一枚枚青果坐滿枝頭，我們才肯偶爾看她一眼，補救似的，澆上水一瓢，為的是，摘無花果吃時，能夠心安理得，不至於在一棵樹跟前，面露慚色。年復一年，無花果又終於被蛀蟲掏空。而此時，從部隊轉業的二哥早已在北京安了家，縣城裏的房子，只好出租。我們又從大姐家移來一棵杏樹，許是時令不對，沒有成活。

陽台花盆裏，不知何時生出一棵小橘樹來。葉青翠，有奇香。趕緊將盆裏的花移走，給小橘樹騰地兒。我不懂嫁接術，一茬它不結果，只此青綠，也覺甚好。又淘換來一株核桃樹苗，栽在老家西院裏——我們吃上了自己種的核桃。

小樹苗長成了大樹。衛青在一報社做了記者。王秀梅在特教學校。一位失聯多年的老同學，忽然在微信裏問起梅子的情況。還記得梅超風不？他說。

此梅非彼梅。當被班上的皮小子欺負時，梅子揚手便是一撓。皮小子被挖破了手背上一塊皮，「梅超風」的名號由此而起。小學同學裏，數梅子的歌唱得最好。

「在那遙遠的地方，有位好姑娘。」王洛賓的這首歌，我們就是跟梅子學會的。梅子姓劉，無父無母，唯一的妹妹被東北的姨家領養，只剩下梅子跟爺爺相依為命。

嚴厲的王秀珍老師，像對一棵賴賴巴巴的小樹苗一樣，對梅子格外照顧。她從家裏

顯得那樣不灑脫。

於是，一個為了具體目標——這裏所說的目標並不是一種自我設定，而是一種進取性目標——成了一個光明而清晰的可到達之處，工作因此成了完全樂觀的。人與人互相之間的合作或有矛盾，但因其是為了完成所要達成的個人人獲益的目標，所以即使爭執，只要不背離目標，爭執最終總能獲得一個結果。因而，工作整體上來說是令人享受的。因為各自有其分工，各司其職，明晰的責任在於當你完成了你的，你只需要等待別人完成他的。無論等待和催促，都在一個有條理的理性世界當中。

甚至，工作可以被當成逃離自然世界的一種景觀。除了工作，一切其他地方都沒有目標。或者說這些目標都是無償的。有時，當它與命運和情感關係相混合的時候，就會有一種深深的宿命感誕生出來。就像關於家庭，我們經常半苦惱半抱怨時說出的那句俗語：「清官難斷家务事」。家是一個典型的非功利性場所，它從來不講道理。

世界各處都不講道理，工作卻講。因為它的標準明確。這麼說起來，看起來最累的工作卻

成了最輕鬆的。它既簡單，又無法佔有一個完整的你。它只是佔有了你的時間。你的身體或許在這段時間屬於它，但你知道，這不是你的全部。相比於命運和人生，工作簡單多了。因為即使再睿智的人，當他情緒低落的時候，或許也會懷疑過人生是否真的有價值。

那些動輒要求對公司無限忠誠的行為既難於操作，也不是好的職業倫理。它想要你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個以功利性為目的的唯物主義當中。那是想要整個佔據一個人的身體和靈魂，只有徹底才會做這樣的事。

既然如此，好的工作倫理簡直呼之欲出。它該當各司其職，理性、認真而克制的合作，並不夾雜私心地就事論事，熱情、爭吵、成就帶來的快樂都僅僅是一個光明景觀當中的細節。就像戈夫曼在《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》當中所隱晦倡導的那種並未道出的理念，讓異化狀態在異化之中，並享受異化帶來的輕鬆。只有這樣才能逃脫馬克思所說的工業社會對人的吞噬，也才是工作作為人的延續而非本末倒置地把人置於工作之後，除此之外的一切工作狀態都是對工作一詞的篡改。

信而有征
劉征

工作</